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刋行
訓導袁　賓　校正

○文章門

古今之文

文總論有是實於中必有是文於外所以道德文章非出於二

歐陽子曰三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

簡策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矣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

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
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
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
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
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
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
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
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
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
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
振頹風教人自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
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
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

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一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玆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文公文集

諸家之文

文體

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文之用

大能使之為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俊偉壯若決江河

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南豐

文以氣爲主

三代之上文章皆道義之所在三代以後文章皆氣節之所發凡人之精明英偉者謂之氣氣之宜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即其英偉之不能揜者也文粹

文窮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聚必茂重淵夜光之珠必頷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窮則禍天地譬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德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坷齊魯矣

歷代文章

河圖授羲而八卦生洛書畀姒而九疇著文之萌蘖於此矣自伏羲而至于堯煥乎其有文章由唐虞以迄于周郁乎其爲文文之敷榮於此矣三代而下惟兩漢之文最爲近古文之近厚於此矣魏晉以來日就

渝靡文之蠹弊於此矣迨于有唐大曆正元之間倡之以韓和之以柳起八代之衰而為一王之法文之爾雅肇於此矣知歷代之文章然後可與論文之體矣

出於自然者天下之文

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為不文也老泉

文章辭達而已

所示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大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以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以用矣東坡

相如王褒以文倡於蜀

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倡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 同上

孔葛之文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力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説命相表裏 同上

文貴涵養

毋注情於翰墨之中而馳志於軒冕之側毋玩意於詞章之末而染指於利禄之中有如羽獵一篇工則工矣而投閣貽玷千古不磨佩章等作美則美矣而阿附懷奸萬辭莫掩

東坡自評其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

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知也

道勝者文不難至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則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之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 廬陵

文不待大而顯

雖然凡人之文不待大而顯相如以子虛一賦顯杜牧以阿房一賦顯王勃以秋水長天一聯顯崔信明以吳江楓落一句顯如遇其人雖微亦顯 陳良甫

文不適用

夫課試之文章非傳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 臨川

文得於心而成於言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内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内者故可以適諸用見諸外者固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佐佑名教夾輔聖人而已 孫明復

經義穿鑿甚於詞賦

夫科舉之患極矣何者昔日專用詞賦摘裂破碎口耳之學而無得於心此不足以知經耳使其知之則超然有異於衆而可用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雖三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雕琢刻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又甚於詞賦南方之薄者工巧而先進少北之樸士屈意而願學衆說汨亂茫然而莫得其要人文乖繆大義不明無甚於此 廉天則

文章蹈襲

自新語造於陸賈而後君子之論喜乎新自雜說著於賈誼而後君子之說惡乎雜愚非喜乎新而惡乎雜也慮夫文章之弊出於蹈襲也故自出機軸可以示一家標準而寄人籬下識者病之何者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自發於流俗者實鮮焉荀卿子戰國之翹楚也三十二篇書禮樂二論大抵多禮記之文宥坐而下太半皆家語之文況下於荀卿者乎司馬漢儒之巨擘而史記所述帝王本紀多出於尚書之文列國世家多出於左傳國語之文況下於司馬者乎王通隋季之大儒而著書立言中說則多依論語之文續詩則多依古詩之文況下於王通者乎呦呦鹿鳴此鹿鳴詩語也而魏武短歌行用之明明天子此江漢詩句也而曹子建責躬詩用之雲從龍風從虎此大易乾卦之文也而揚雄太元經用之至於漢儒之月令纔剽呂氏之春秋馬總之通曆專取世南之略論高承之事物紀源多取於劉存之事始無非因仍蹈襲以明詎依之學不知後世文章之不古正病於文章之倣古也吁晋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辭唐無文章獨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一亭此又

文以氣為主而不流於蹈襲者也

古文有三等

予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乃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駢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后山

前輩文章各有所短

蘇明允不能詩歐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后山

諸儒文章優劣

韓子之文所以自成一家取於心而注於手者有六經以本之也老蘇之文所以渾渾乎不覺其易以其學於六經荀孟之文也韓蘇二公豈非以學術為文章而不以科舉為文章乎彼戰國秦漢之時學校不立人自為說家自為學獨一孟子講明仁義是蓋豪傑之士無律而興者也賈如丞大夫而其文終有悲傷憔悴之氣才如洛陽年少而其文亦不免有憤世疾邪之心仲舒漢儒之領袖亦以陰陽災異自溺學校之

教化不明士之有良材美質者終不能拔於流俗矣

文以理為主

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山谷

文隨時尚

漢武好浮誇則相如以浮誇應魏之務華藻則曹植等以華靡應

文體文指文趣

韓歐得其體而尺度傳周程悟其指而户庭闢乾淳二三君子會其趣而流泒演其餘上林一賦喜動九重長楊一賦見推當代

宋朝文變

藝祖之興倜闊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為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連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奪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

格而加以瑰奇精巧而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為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皆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乃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明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科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東士氣方奮之時盡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為科舉取士之格奚然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而仁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文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求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荊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進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為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為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

元祐盡復其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是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為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靈廢於經而習熟於文其間可勝嘆哉中興以來參以經術詩賦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有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蓋心術既紓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 陳同父文

文章各有所長

人之為文各有其所長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百字言而下長於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紀叙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貞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

近世文章之變

自文教下衰儷偶章句使技對策比以八病四聲為括率守之如奉法

聞皐陶史克之作則哂然笑之天下翕同風驅靡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三年間學者稍厭折楊黄花而窺咸韶之音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

楚辭

楚詞類於詩之變騷人之詞亦變風變雅變頌之流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憫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其婚而納禮擴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

緋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盛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屈原作離騷（屈原之詞出於忠君愛國不能自已之至意不可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切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淳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

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復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櫽括定為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詞

楚辭諸篇之意

屈子初放未嘗有自絕之意至其忍死之時則志切辭哀可為慟哭也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遊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沉之事而其辭意雍容整暇尚

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綣綣低佪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為深摯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瞀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胷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眞可為慟哭而流涕也文公楚辭辯證

屈原之為人 原之所為雖過而其忠則非偷生幸死者所可及矣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

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合乎聖賢之矩矱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説哉且凡洪氏所以爲辨者三其一以爲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毁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甯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踈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爲也蓋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云同上

諸家續楚辭 離騷之作本出於窮阨無聊之意其後歡愉之作皆所不取

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悽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

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逼真如揚
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辭
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
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夏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固余之所
為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辭若不可廢而皆棄
不錄則以義裁之也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
國害開聖壽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
獻笑之資而何諷戒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
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
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
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
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晁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
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
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

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文公楚辭後語序）

諸家楚辭篇次（論諸家所作之優劣及晁氏所取之是非）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不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為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録續楚辭變離騷為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為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黄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奸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為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

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韓柳宋朝王介父之山谷建業黃魯直之毀璧隕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六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為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念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為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為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推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況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文公楚辭辯證

反離騷

論楊雄為屈原之罪人而反騷之篇乃離騷之讒賊

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楊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之作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嶓山

投諸江流以弔屈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然王莽為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伊尹周公及莽篡漢稱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劇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祿閣上會劉尋等以作符命為莽所誅辭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復閣上自投下幾死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為之語曰爰清靜作符命惟寂惟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為大夫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耶然則雄固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讒賊矣他尚何說哉（文公楚辭後語）

　總集文集

總集

總集者編類古今衆作為一集也唐志有虞摯文章流別杜預善文謝沈名文孔逭（一作綰）文苑蕭統文選蕭圓（一作圖）文海姚鉉文粹徐堅文府之類是也唐志又有文史者附見于總集之後如劉勰文心雕龍劉知

幾史通炙轂子詩格鍾嶸詩評之類是也夫史通詩格詩評皆所以考論前人得失是非所不可廢也如文選所集李德裕惡其不根藝實家遂不置今觀唐志惟文選之注釋最多自蕭該僧道淹曹憲等為之音而李善又為之注（蓋傳之曹憲也又辨公孫羅注六十卷）又所謂五臣注（劉良呂延濟張銑呂向李周翰也開元六年呂延祚上之）唐安國許淹注者孔利貞卜吉福之所續卜隱之所擬宋朝蘇易簡之所纂何其纂者之紛紛也蓋其間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風土宮室之制而已德裕不以文選所見未免有所偏矣

人主文集

唐藝文志文集類兩漢之君惟武帝有集二卷而已魏自武帝至於陳思王其為集者五晉自宣帝至于彭城王其為集者八宋自武帝至于新渝侯其為集者九梁武帝簡文帝明帝昭明太子文集至多後魏文帝後周明帝陳後主隋煬帝製作尤富唐太宗文集四十卷高宗八十六卷中宗四十卷武后垂拱集一百卷金輪集又十卷睿宗元宗德宗皆有文集不特此也傳注之學經生事耳梁武帝作周易大義宋明帝

作周易義疏何也載筆之任史臣責耳梁武作通史唐太宗御撰晉書又何謂哉隋煬帝與薛道衡爭文名武后使元萬頃等代已著述有所謂魏文帝典論唐高宗天訓武后紫樞要録訓記雜載等書盡入唐藝文志儒家者流果何意也唐太宗之言曰梁武隋煬無德政而集文章朕不為也今唐志所載四十卷者非太宗文集歟若夫太宗金鏡帝範諸書足為後世訓者固當筆之而無愧傳之於不朽徒曰作為文章與文人才子爭一旦之名帝王之學正不必爾也迹夫魏晉以下諸君以馬上得天下耻於文名之不彰是以着述紛紛冀以掩武夫之陋態耳曾不知漢高帝不事詩書使示人以肝鬲之私何損於高帝明達之性也耶或曰二典三謨訓誥誓命亦唐虞三代之君之書也後世之君紛紛著述何足多嘗曰是不然古之帝王言出於口皆格言也史官筆之於手皆成書也初非有意而作之者也唐太宗之語暗合古道至多史臣書之史冊至今焜燿為書如是是亦足矣何必作為文章口談梁武隋煬之失而躬自蹈耶

劉知幾評歷代諸史之志曰古之所制於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續漢以還祖述不暇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仍舊頻頻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因知幾之言求之周官太史掌八法八則之貳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辯昭穆御史掌邦國萬民之令又有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夫周有五史不特掌當代之史而猶及乎三皇五帝之書何其不憚煩耶是則藏書之策一代盛典古傳于今今驗于古舉是道也況欲詳古今之事則必備古今之書古今之書既備則必有門目以紀之以見昔備而今缺與今有而昔無者庶使學者參而考之了然在目非小補矣知幾之論固足以見作史之法而亦未可盡信也暇日因觀諸史藝文經籍志其名有百千萬卷之異雖未能盡觀其書而究其旨姑因筆而記臆見右方所列者是也凡有疑義猶有待而正諸

詩賦

漢唐叙詩賦

漢志叙詩賦為五種以屈原唐勒嚴忌賈誼枚乘相如劉向王褒等賦二十家為一種以陸賈枚皐嚴助朱買臣司馬遷蕭望之揚雄等賦三十一家為一種以孫卿及秦時雜賦等二十五家為一種以主客賦隱書等十二家為雜賦一種并詩共為五種漢志賦類幾八十家分為四種東漢魏晉以來二京三都作者間出有唐二百年藝文文集類所載唐人著述之賦無所謂四種者意者漢賦之為式大槩先之以問答次之以敷叙終之以諷諫累數十家而觀之辭雖異而意則同故其為式拘而有所窮也觀東坡赤壁賦之體則異於是矣漢志詩類止二十餘家唐人詩集則十倍於漢詩無定式隨意諷詠可也自東漢及隋賦集尚多隋志可見也唐宋諸公文集亦有賦但其志與漢異耳又漢志不載李陵詩豈以降匈奴故耶

隋志論文體

隋志文集類論文賦之體深美乎屈宋鄒嚴枚馬潘陸沈謝之作沈休文謝玄暉靈運又謂永嘉晉以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

其弊隋志所言得之矣要之隋志乃唐長孫無忌等所作也唐初之文猶尚駢儷故厭平淡而喜雕斵也宮體自梁簡文始

論詩

歷代詩人之優劣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東坡

李賀之詩

賀之歌詩雲烟聯綿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潔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管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

嚨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人之苗裔理雖未及辭或過之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韓杜集詩文之大成

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論理之文如莊周列禦寇是也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是也叙事之文如屈平宋玉是也鈞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極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撫峻潔之資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嗚呼杜氏韓氏其集詩文之大成者歟淮海

觀文可以知人

李紳作憫農詩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慈孝

最除也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如其言

群書考索卷十七

續集

群書考索卷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教諭譚　璋　校正

○文章門

文選

蕭統去取未為盡善

有李善之見而後可以辨文選之惑有康國安之識而後可以駁文選之異夫蕭統索古文上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自謂立見真而成功卓也李善辨其惑國安駁其異是果何為者耶盖統之用工雖勞而統之所選則未嘗無一識拙文且莫遣東坡之謂又安能使唐人家置文選哉然則辨惑駁異真足以起統廢疾鍼統膏肓矣且毛詩大序最爲經旨自韓退之歐陽永叔諸賢皆以為非卜商所作統特題曰卜子夏何見也宋玉高唐賦之醜者盖法司馬相如子虛亡是公相荅問之體統不

曰賦而曰序何意也右季倫作思歸引所以動淵明歸去來之興選收其序而不載其詞何義也陸士衡作豪士賦所以諷齊王矜功之心選録其序而莫載其賦何謂也載曲水詩弁二序而蘭亭之記不入何耶述武帝二詔而漢之諸詔不收又何耶是猶曰去華摭實汲長溺短正統之所謂選者然仲舒三策得伊周格心之學反黜之可乎劉向序戰國有先秦典雅之製不録之可乎相如上林引盧橘夏熟之語緊取之可乎子雲甘泉陳玉木青葱之句遽收之可乎是則工者未必選選者未必工安得東坡諸公不嫌孽其短雖然擬於卜隱之續於孟利正注定於五臣音纂於曹憲是又鑽皮出羽者也

滕王閣記不入文粹

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蘭亭記所以不入文選也士宿三目辭多險怪離騷經所以不入通鑑也然則姚鉉録唐文而不録滕王閣記亦循文選之於蘭亭記通鑑之於離騷經乎且滕王閣記作之者誰唐王勃也觀落霞秋水之句不特起閻公之歎雖後世亦諒其為天才也然勃既得

為天才而不得列班於唐之百卷姚鉉撥青傾華必非棄珠於淵者寧因是而思之蓋此記所作凡七百六十五字而重疊用字凡三百五十有餘如天之字有五地之字有六星一字而三言可也又所謂斗牛又所謂北辰則辭失之繁山一字而四言可也又所謂島嶼又所謂崗巒則言失之贅句之重者則如嗟乎時運不齊其與嗟乎勝地不當者一也彎窮彭蠡之濱其與氣凌彭澤之樽者一也潦水靜而寒潭清其與地勢極而南溟深者一也甚至以陳蕃而對午斗以揚得意而曰楊意此又足以見錯辭之荒謬者設鉉錄之則文不必以粹命名亦豈能逭後世有識者之月旦

品藻文章

曾李文章衆無有氷之江漢星之斗耳是詩者當為之斂襟肅容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自是詩者當為之服膺書紳蓋操戈入室員名教中罪人而隱惡揚善不失為士君子忠厚之意故必想音容於函丈之席味節奏於浴沂之瑟附鳥翼於李勃之鳳凰借隙光於昌

黎之比斗稱文選而不敢辨文選之惑愛唐史而不敢糾唐史之繆善
史通為該博不敢著析微以議子元示頻注為標準不得為指瑕以議
師古否則無樂取諸人之意背請事斯語之訓瓊杯玉筆類多玷缺豐
肌膩理猶乏風骨壘守而有發焉廢疾而有起焉離騷正大不免露才
揚己之譏三都宏暢莫逭待覆醬瓿之誚吹毛求疵溺長綆短讀孫吳
之書而陷孫吳處和扁之門而議和扁又奚取於若人哉昔者夫子刪
定詩書扶植名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叔孫何人敢肆唇吻毁夫
子哉是猶曰叔孫非吾徒也不知夫子者也陳亢知夫子者伯魚一問
猶以私心議夫子則陳亢實天地間一蠡管耳孟軻觝排異端主盟正
道折戰國七雄之氣襲姬孔數聖之傳臧倉何人敢容私意沮孟子哉
是猶曰臧倉嬖人也不知吾孟子也荀況知孟子者非十二子例以亞
聖濟之則荀況實苗稼中一螟螣耳今日士夫其弊又有甚於此者平
居聚談卑陋秦七黃九坐於雜窓雪案則曰吾文當得屈宋為衙官吾
筆當使王羲之北面參於品彙儔伍則曰吾賦可以劘賈馬之壘吾

詩可以攻李杜之長城覰落霞孤鶩之句則曰襲孤松撐蓋而作也讀孤月浪中翻之句則曰蹈孤月浪中生而作也文之稚健者以艱澁譏富贍者以浮靡譏簡古深沉者以疎陋迂緩譏其品藻不為不工其議論不為不至不知讀元元為元元以蕻子為茇兹狀貌魁梧可監稚長之尉腸胃空虛類衣周公之服獻遼東豕未不必舉手邪揄於河東鸎鄭人璞未必不掩口盧胡於周市吁子貢方人孔門所耻宋朝先正其用心亦果如是乎使其耳宋朝先正曾子文章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之詩則莫指游夏之辭不下張李之輩又奚暇於妍笑目宋朝先正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之詩則輟雌黃之辯緘詆訾之喙又安敢相抵巇耶雖然不患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昔有詩用彩霓者考官以沈約賦雌霓讀為入聲黜之後世公議終不以彩霓為非必以考官為學識不優之過今日之工於議人者烏知不拙於謀已也愚方欽衽前脩迷津詢路正恐冠王如陳肥瓠如蒼稽伯如常又安敢過王尊之門以貽布鼓之誚哉

○翰墨門

字翰

有字書之始　有字書之變

項羽役戈荊軻執戟此傳玉書翰也君子取其壯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此遂良筆法也君子取其工龜開萍藻鳥散芳洲此韓擇木字訣也君子取其妙雖然徐安子未生誰知五十六種之分張李嗣眞不作孰定八十人之優劣然則字學源流誠不可不知也愚嘗博觀史籍考訂偏旁而得其宗矣蓋龍文萌糵於伏羲穗書啓軔於炎帝龜字細繹於陶唐鍾鼎發揮於夏后倒薤浚源於務光兎書發迹於史佚此則字之始造者也李斯形篆換髙辛仙書之骨程邈古隷奪史籀大篆之胎漢武英芝析六國芝英之派衛常散隷蔓蔡邕飛帛之根此則字書之變易者也題延陵墓則為大篆題建章宮則為複篆寫始皇碑則為細書題秦印璽則為刻符書漢家詔版則為偃波題後漢經目則為垂鍼此則字書之可驗者也窮年經史議論筆法而不知造字之源変雖禿千兎

之翰書盈尺之楷徒費毛錐而已故嘗因是而為之說曰讀魏鍾繇筆骨綸不若讀徐安子五十六種之書倣晉王羲之筆陣不若考李嗣真九品之評學者審此則始可與言字體矣

古字之誤有四

歐陽融之分毫正字所以辨字畫之訛陸德明之經典釋文所以別字音之誤顏氏之刊謬正俗所以論俗字之非愚嘗究字學之淵源而知古字之誤者有由矣有以妄改而誤者有以私說而誤者有以忌諱而誤者又有以穿鑿而誤者且古罰字本從刀也元命包改刀作寸則罰字自此始古對字本從口也漢文帝去口從土則對字自此始古疊字本從目也新室改作三田則疊字自此始古洛字本從水也世祖改水作隹則雒字自此始豈非字以妄改而誤乎國風之為曰風男女之為女子名譽之為毀譽見於陸氏釋文存傳人之為嘉期佳得之以為近遠平坐之為外甥見於李祭酒浩說塗泥之為道塗黨與之為取與貴子之為甲胄見於郭忠恕佩觿豈非字以私說而誤乎爾雅周禮皆從

皐字祖龍女與皇字相肖以四下作非代之宋前文書不諱騶字明帝忌與禍字相類以馬旁作瓜代之或泯或昬皆從民字唐太宗欲避世民之諱石經皆以氏字代之豈非字以忌諱而誤乎伺之一字經史不載而兗州圖經曰魯國泀水衕之一字羣書所無而釋文首序曰吳興大衕泝之一字古書不録而申州雜記曰泝乃川名鈚之一字偏旁不著而登真隱訣曰有鈚飯方豈非字以穿鑿而誤乎雖然此特字畫之誤耳而音韻之誤尤有大可議者焉河朔謂毛曰無漢注言之巴蜀謂北曰卜佩觿言之以下馬為蝦蟇兩京記言之以琵琶為鞞婆搜神記言之吁此又四方言語之誤尤有甚於魯魚帝虎者安得倉頡史籀諸公與之論字哉

字音之失變於四方言語之殊惑於漢儒穿鑿之見

讀季登之聲韻不若讀子雲之方言取季靜之韻集不若取戴規之字辨是何也蓋古者字音之失變於四方言語之殊惑於漢儒穿鑿之見南楚呼蔽厀曰大巾齊魯呼蔽厀曰裲襦梁宋稱蜉蝣曰渠畧齊魯稱

蝤蠐曰蚼蟓筆為不律蜀何訛也君讀為姤魯何陋也秦人以累為讀見於爾雅之崔吳人稱浦為步著於韓子之碑至於以都音豬以來音離此非變於四方言語之殊乎班史以龜茲而音丘慈范史以龜茲而音丘慈范史以龜茲而音丘沮當氏名食其而音異基趙氏名食其而音食其頎為語助還何見也化叶蛇音衍何鑿也以君疇為君壽見於古今人表以貧子為娑茲見於孟喜本傳至於吁讀曰于梧讀曰悟此非惑於諸儒穿鑿之見乎雖然訂周思言之音韻質劉秋孫之釋名以聲譜而定平上去入以玉篇而參古文篆籀以指微韻鏡而別唇齒舌喉牙之音以熙寧集韻而究俗用假借之字又安有伏獵雌霓之失

造字之本有六書

叔重作解字君子惡其鑿戴䫉作字辨君子議其拘荊公作字說君子譏其短蓋自五十六種之開端而分枝麗葉僅有三百六十體推原造字之本其實有六書為一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二曰象事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三曰象意謂比類合誼以見

詣撝武信是也四曰象聲謂以事為名取言相成江河是也五曰轉注
謂之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字
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後儒議論為可鑿穿鑿之喙而騁雖黃
之辯乎且也固可以土言張顯作古今訓有地乃土乙力之文吟固可
以田論渾蒼所言有吟則爾有氏之說則辭失之泥吳本郡國之號國
志有口在天上之語酉本十二支之名詩謠有二在天下之論則議失
之疎恭本敬愿之容晉書有黃頭小人之辨瓠本百物之貨新論則有
全昆配物之言則意失之索此猶可也中興書以舟在二間為冊春秋
說以人有十四心為德何鑿乎蘇許公以甲不全身詠尹梁史以木在
斗下稱禾何謬乎萬廻以八人為火楊脩以人一口為合何拘乎至於
九禾之秀三刀之州文武之斌日月之易求之附合著慝牽聯蓋有託
姦人山借言鬼木而不知顛迷於字苑中者何後世紛紛籍籍而喜於
辨字哉故必讀裴務齊切韻序而後知左廻右轉之非讀郭忠恕佩觿
而後知野言謬誤之失否則尚書考異玉秉馬首開元文字子在母懷

其不與孰甚焉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其無類孰甚焉吁愚於此益信夫字不可以妄辭亦不可以輕辨尤不可以鑿說

古詩音字

自訓纂紬繹於楊子雲而後知一字各有一意自虞韻裒輯於陸法言而後知一字各有一音字一也音與意或有不同又何疑之有苟能以意求字不拘攣以筆古不凝滞於形迹如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之句則指襟紐為衣船柳詩蒲翁桃笙安可帶之詠則以桃笙為簟何必泥衣船與簟為非船與桃笙字之意耶苟能以音求字不辨析於筆畫精考闕於偏旁如班史以龜茲為丘慈范史以龜茲為丘沮之類何必拘丘慈與丘沮為非龜茲之音耶吁知此則知古詩異同之音字矣且夫發言盈庭則發音方伐鱣鮪發發則發音補末果可以發言與發字牽合其說耶攜手同行則行音何更賓彼周行則行音胡剛果可以偕行與周行字強偶其說耶說之一字曰與子成說曰不可說也曰召伯所說音析而意殊也莫之一字曰維葉莫莫曰莫其德音曰歲聿云莫音

異而意別也小弁詩語也而所謂有頍者弁則一字而兩音無邪詩語也而所謂其虛其邪則一字而兩意題一字也題彼脊令則題為大計儺一字也佩玉之儺則儺為乃可獨不可以意會耶此愚所謂一字各有一意亦各有一音者此也雖然學識不廣徒執古音以為矛盾是又識者之所姍歎沈約之賦雌霓則霓為入聲范景仁胡以彩霓讀為入聲而黜進士可乎楊雄之賦翰林主人曰吁則吁即洛瑩顏師古胡為以吁為于音而穿人之可乎若夫發伏臘之沉痼醒書譽之醉夢猶在人之上有以敎之耳

群書考索卷十八

群書考索卷十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律曆門

律曆

律曆志書

黃帝使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當時已有述而著之者晉志云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察發斂王閏餘述而著之謂之調曆降及唐虞堯正曆象舜同律度二典所載大畧可知然則律曆之書自代易結繩以來已有之矣漢藝文志術數類有律曆術等書有黃帝五家曆三十卷顓帝五星曆十四卷夏商周魯曆十四卷於以見重黎羲和昆吾夏巫咸商史佚周之徒歷世相傳考正天象欽授人時必資是書以相證驗衰周之季天子不頒朔諸侯不告朔日官不授時日御

不知閏夫子乃述夏時作春秋假日月以定曆數立明同聖人之好惡
因發凡起例以明之宋之子韋齊之甘德魏之石申亦皆有星經以傳
於後（其書亦見漢唐藝文志陰陽家有宋司星韋三篇景公史也漢天文志論五星皆投甘石經云）追漢太史公始定
其名曰律書曆書班固叙劉氏三統曆譜更謂之律曆志漢魏而下迄
于隋唐皆仍其名而損益其法是知律曆志無代無之歐陽公脩作唐
志乃謂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曆法不傳其作五代司天考又謂三代
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術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是果孔子
之徒之意乎黃帝而下六家之曆與律曆等書又曷嘗曠廢而無傳乎
必以秦火之餘殘缺不至則易以卜筮之書得存而秦人猶用顓帝曆
其不遭煨燼可知矣必以六曆等書出於諸子之妄為則武帝太初以
前古曆已具而六經讖諱至西漢之末始出其非諸子之妄為可知矣
味歐陽公之言殊未詳所謂（謂六經無術孔子不道者不明言所以起律曆之篇也三代曆法不傳遺文曠廢則
非矣○晉志曰黃帝使羲和占日堯典曰乃命羲和夏書曰羲○史律歷迭曆書曰顓帝命重黎重黎與羲和乃官名初非人之名也）
書論八風六律六呂二十八宿○史曆書言三王之正及五德之傳以

漢為水德矣

前漢律曆志 後漢附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十一月乾之初九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正月者乾之九三故大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大族寅為人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數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職在大樂太常掌之度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職在太行鴻臚掌之。漢興以張蒼言用顓帝曆武帝募治曆者造太初曆廼選治曆鄧平與民間治歷者唐都落下閎與焉其法以律起曆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

用鄧平曆元鳳三年詔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凡十一家太初曆第一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漢成世劉向總六曆作五紀論歆作三統曆及譜。後漢元和二年制曰史書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刑於氣已遷今改行四分漢靈帝時劉洪始悟四分疎闊皆斗分大多故也作乾象曆見晉志

總論書志所由起

太史公律曆書即太初曆法也班孟堅律曆志即劉歆三統曆譜也司馬彪云揚雄太元亦放三統或云本之太初曆蔡邕與劉洪共述律曆記著之漢史其後范曄則集錄以為東漢志司馬彪亦嘗集以為志矣魏氏以來杜夔荀勉皆推音律韓翊黃初曆暘偉景納曆晉劉智正曆王朔之通曆姜岌三紀曆之徒皆著曆法其後房元齡等集為晉志而名曰御撰長孫無忌等用劉歆舊式敘述宋錢樂之後齊芳深隋牛弘何安之律何承天宋元嘉祖冲之宋甲子元曆梁武帝用之與夫李業興西魏甄鸞周馬文顯張賓張胄元隋之曆以為隋志而宋朝歐陽

公脩取傅仁均（晉志以為帝譽）李淳風僧一行之曆以為唐志其五代司天考則為重續曹士蔿王朴之成法也夫深於律曆之術而作為律曆之書志自漢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蔡邕抑又次為其餘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班固之徒是也杜預之言曰劉氏三統曆班固不覺其踈而更以為密司馬亦云三統尤為踈闊而揚雄心惑其說採為太元班固謂之最密而著于漢志其不知而妄言之者歟（杜預之言見東漢志劉昭補注司馬彪同）呼諸史書志惟天文律曆注釋不同讀之者難以遽曉暇日悉抄所疑以待知者非曰能之願學焉此其志也（揚雄太元或言其本之太初曆雄與歆俱事王莽故司馬彪謂皦其三統也）

諸志皆祖太史公

太史公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曆法皆本於律班固之論五則梁武之制四通京房準以六十錢樂之轉為三百皆推而廣之也太史公嘗言天運三紀而大備（天官書曰天運三十年而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四千五百年也）故太初曆元以三紀為率（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并閏月皆在其中也是謂上元甲子貴三五也）劉歆之三統（甲子甲辰甲申也凡三統異同說）蔡邕之紀元（東漢志述蔡邕劉洪之法曰二十蔀為紀三紀為元正與太初

(曆同)羲炎之紀法(以甲子甲辰甲申為三紀甲子元曆此亦太史公貴三五之意)皆推而廣之也大抵歷代之談天文律曆者皆祖述太史公之法而推廣其所未備其或變更損益第第相非其說固不為無所據而亦未可盡信也(唐一行倚太衍之數以起曆與太史公推律之法不同至其演起元亦本之太史公耳晉志曰司馬遷八書言律呂粗舉大經則後世所推者皆其節目也)

唐史志曆不志律(太史公作律書亦以太初曆起於律故也)

兩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惟新唐史志曆而不志律何也按唐于曆凡八改自高祖戊寅曆訖于昭宗崇元曆是也戊寅曆作傅仁均行之未幾李淳風盡更部紀元日分度之舊而立總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蓋其法已王乎數而不專乎律矣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術與遷固以律起曆之說愈不同矣自此以下所謂五紀(代宗)正元曆(德宗)觀象曆(憲宗)宣明曆(穆宗)崇元曆(昭宗)皆因大衍之數而微加增益焉耳此唐家起曆之法主乎數而不主律故新史志曆而不志律也(唐律見樂志)夫太史公以六律為萬事根本後之言曆皆基焉惟一行推易數作曆十二篇而不議以律起曆之意(其間止有律主虛辰一句)者又何也唐志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

用其用無窮則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斯言得之矣

漢曆之數起於黃鍾之龠

龠之狀似爵（酒爵也）一龠之黍入諸黃鍾律管之中無欠無餘故曰黃鍾之龠也五量起於黃鍾之龠耳曆何以起於黃鍾之龠哉按落下閎等法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黃鍾之律容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漢曆統毋日法則本諸此也分一日之度為八十一分是一日之分之數起於黃鍾之龠也其曆法大綱皆起於黃鍾之律矣唐志曰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毋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此言此意甚曉然而學者不悟乃曰漢曆起於此而不曰漢曆之數起於此差之毫釐謬已千里

律

候氣律樂律笛律異同

淳古之葦龠女媧之笙簧此律呂之制所由起也（見晉隋志）伶倫取于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調之含少）次制十二筩寫鳳之

鳴辨雌雄為律呂夫十二律皆不盈尺而黃鍾含少三寸餘伶倫吹以聽鳳與同吹以辨陰陽之聲太史公所謂聞聲而知勝負之數班志所謂氣合而生風之由果樂律耶果候氣之律耶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崗荀卿曰有鳳有凰其聲如簫蓋鳳有中和之氣有高潔之情吹律以寫鳳鳴則律呂之調自應宮商之音自和古人以氣聽以聲聽聲氣俱和故可合天地之風氣而辨陰陽知勝負也黃鍾之宮自三寸餘而至於九寸吹以命之為和聲之律可也為候氣之律亦可矣淮南子曰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晉志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而六孔以為十二月音於此見二者無異議矣至於漢章帝時史奚景於舜祠下得玉律六孔亙以為尺此正與黃帝所制王律同然則古者所謂樂律長不過尺所謂候氣之律長不過九寸晉荀勖制黃鍾之笛其長二尺八寸餘梁武帝制黃鍾之笛其長三尺八寸凡十二笛之制短者不減二尺餘較之古者之制何如哉曰此笛律也與古者樂律候氣律皆不同也今人或以十二笛為古人樂律候氣律者皆非也昔京房有言曰截

管為律吹以考聲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觀斯言則知梁武帝荀勗笛律之制甚長亦以樂律分寸皆不盈尺其體難知故更制十二笛也古人妙於聽聲故黄鍾含少不盈寸而可知後世拘於形器黄鍾之管雖數尺餘其聲未必眞也晉志曰古人調律出於耳聽後世則據尺度以為之適足易差斯言盡之矣太史公律書以兵言律以神言律其亦得律外之意歟

律度長短不同

班志黄鍾律長九寸大簇八寸林鍾六寸其餘相生皆有定數京房律法司馬彪律志鄭玄注月令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勗所論皆與漢志同夫太史公律書既言九九八十一為宮則是黄鍾律長九寸明矣及其論律數也乃謂黄鍾長八寸七分一為宮大簇七寸二為商林鍾五寸七分四為角者此特以黄鍾九九八十一之數故其長八寸七分一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五十四之數故曰林鍾五寸七分四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七十二之數故大簇七分二也假律寸之分以生律數爾非

所以論制律長短之定式也又按隋書志和聲類曰司馬遷以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五寸七分三皆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前律曆志薩衞類云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樂以黃鍾大蔟林鍾爲天地人三始觀隋志之言則知太史公又以黃鍾律數損益相生而著作樂七始之義亦不可拘以制律長短之定式也夫然則制律長短之定式黃鍾九寸大蔟八寸林鍾六寸也宋何承天新率乃謂太蔟八寸二釐林鍾六寸一釐惟黃鍾無加損隋劉焯挍定鍾律乃謂大蔟八寸一分四釐而黃鍾林鍾亦無損益二子所制三始之律或遵定式咸加餘分者又何歟蓋二子各以己意推測律呂而求合於古人不宜以古人之式曲從二子也兼古今尺度長短亦自不同見下律圜周嘉量古斛之制不同黃鍾容黍多寡說

律圜周徑不同圜徑之說如量本之小大自外圜之設若得九寸則徑三寸但是三分得一而已

月令鄭氏箋云元律空皆圜九分徑三分隋志引班固云黃鍾圜九分意謂長九寸故圜九分也餘律皆倣此林鍾圍六分大蔟圍八分後魏安豐王依班固志作律以之皆不合是則班固之說非鄭元之說是矣攷之隋志云開皇

中牛弘等參攷古律度各依時代制其黃鍾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圍徑長短與度而差見隋志律直日牛奕鍾譜云又以知十二律雖皆徑三分圍九分度有損益無惟乎古今之制不同也又嘗觀隋志之言曰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等各設新率未臻折衷惟宋祖冲之約率圓徑七圓周二十二分加一毫釐盈朒皆六無所不辨然後知古者周三徑一乃律管自然之數文竹所生非人之為也古人推以起度以徑一則圍三徑三則圍九言其大畧然也隋志所謂祖冲之法辨折毫忽施於起度之際則可知其制律而不因其周徑之自然則不可也烏可則以古術為疏舛哉苟不因其周徑之自然而旁施其腹求合密率則容黍有多寡其差益遠矣容黍之說見後律嘉量論

律呂上下生不同 謂八相生謂如黃鍾為宮宮生四音弁變宮變徵為七音末一音變徵即蕤賓也窮則反反則重上生也○

梁武帝鍾律紀論云見隋志京房馬融鄭元蔡邕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則夾鍾惟長三寸七分有奇律

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
當生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又晉志曰淮南京房
鄭元諸儒言律呂者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呂夷則上生夾
鍾無射上生仲呂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餘
則並同斯則伶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沈伏黜散越假之用者也變通
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晉志謂呂不韋春秋上下生之說亦然晉
志列十二辰之律上下相生止言兩未兩酉兩亥兩丑兩卯之所生不
言午申戌子寅辰六辰晉志又曰凡音之體務在和韻益加倍損則減
半其於本音常為無爽然則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
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止生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
正也還與至蕤賓亦重上生大呂所謂五下六上也。六律為陽六律
為陰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所謂律娶妻呂生子也至蕤賓重
上者生賓陽律當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今而曰上生則三分益一而生
大呂也一損一益長短之相去倍半異同之論何者為是以上生下者三分生二分

所謂三分損一也以下生上皆二分生四分所謂三分益一也晉志之言曰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相者通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斯言得之矣何者十一月一陽生故陽生陰皆為下生五月一陰生故陰生陽皆為下生蕤賓五月陽律也于時陰為主故陽生陰為上生也吹律候氣變通之法當然也黃鍾為宮隔八而生七音至蕤賓而終窮則反故蕤賓重上生也班固論陰陽相生之正然不可施之推候之用京焉鄭蔡論吹候之用然不可施之相生之正若依班志陽律皆謂之下生陰呂陰呂皆謂之上生陽律則以損益計之十一月黃鍾律長九寸而十二月大呂止長四寸二分而已正月大蔟律長八寸而二月夾鍾止長三寸七分而已三月姑洗律長七寸二分而四月中呂上長三寸三分而已不應長短之相間復如是之不齊也依京焉鄭蔡之說自黃鍾以往陽生陰為下生自蕤賓以往陰生陽為下生則黃鍾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大蔟八寸夾鍾七寸五分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七分陽氣自下達上漸得其序律管以次而減之亦有次

第矣用以推律候氣則此是而彼非矣又況京馬鄭蔡以中呂長六寸七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之律班志以中呂長三寸三分則縱益其一烏能復生黃鍾九寸之律哉是知班志論陰陽相生之正理則可而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蔡鄭之說太史公律書蕤賓士生大呂律長七寸五分餘亦自蕤賓重上生也晉志乃曰上生大呂司馬遷班固之寸數皆倍焉何也夫十二辰之律滿入相往舊矣今晉志論大呂大蔟皆未宮所下生上生之律夾鍾姑洗皆酉宮所下生上生之律中呂蕤賓皆亥宮所下生上生之律應鍾為巳宮所下生之律至於黃鍾獨不言所生之自不知午申戌子寅辰六位何以不與酉亥二位同一致邪

律候氣之法不同

東漢志及晉志並云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於上以葭莩灰抑其端氣至者灰去隋志云高祖遣毛爽等以律著室中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上理之上平于地中實葭灰而以輕緹素覆律呂每其月氣至與律宜符今世有言候氣法者以為十二筒隨方置于室中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八風從律而不奸則灰

飛應候自然不爽此候氣之法有三說也必以人情推之則隨律長短埋于地中之說為正蓋陰陽之氣常先萌於九泉之下氣之至也距地而有淺深故律管之変有長短隨時而應自然不差必謂律置虛案之上不入地中而氣候自應已似迂闊之談至於候氣之管自黃鍾而下未有過九寸者今世謂十二箇律可以候氣此又失之誣也不然古人權土炭之低昂蓋以陽氣燥而土炭輕陰氣濕而土炭重後齊芳深作輪扇二十四候中節之氣亦置諸地中而驗之也律書論八風應八節之律即所謂八風從律也必謂律矣是以候之圓有此理特不如地中低昂氣律易驗之為佳耳

律氣盛微不同

晉志論律呂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為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至隋高祖令毛爽候氣律灰或三五夜而盡或一月纔飛少許牛弘遂謂灰飛半出為和氣其政平全出為猛氣其臣縱吹灰不出為衰氣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豈由月別而有異耶弘不能荅夫氣應有盛有微故灰飛有遲有速此特中節之氣不齊與陰陽太

少之不等耳非如常燠常寒時暘時雨足以驗政治之得失也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諱遂以君㬥臣縱月異而時不同歸咎於律氣之盛微則非矣宜乎牛弘不能荅髙祖之問也

天地人三統不同

班志曰黄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蔟為人統又曰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天既以子丑寅為三統而又以子辰申為三統者何哉按班志本文天施復於子故曰甲子地化自丑畢於辰故曰甲辰物生三月畢 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曰甲申以施工畢之於七月也 不言丑而言辰不言寅而言申亦猶地統林鍾不言丑而言未之衝也自子至辰凡五數自辰至申亦五數自申至子復得五數是班志所謂三五相包即太史公所謂王者必貴三五之説也以三正論之則子五寅也以三五論之則子辰申是也三五以用言三正以體言其實三統無異義也李奇韋昭注釋班志所謂甲子夏四月朔也甲辰殷正月朔也甲申周正月朔也然班固論律曆三統而李奇等乃以月朔為言豈必夏殷周正月凡

繫朔日皆是甲子甲辰甲申耶況夏建寅人統也今乃曰天統以甲子為夏朔日周建子天統也今乃曰人統以甲申為周朔日似與本文相戾不若本文天施地化人生之說為有據也又按晉志晉孝武時後秦姚萇推上元甲子至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四千四百餘年有甲子紀甲辰紀甲申紀謂之三紀曆正合班志所謂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之說知此說又何必以朔日為言哉李奇以朔日為言是非周末同辨特不可以朔日為三統也或謂為起曆之元按東漢志歷法夏周丙寅周用丁巳亦非甲辰甲申明矣

三統之實與三始之義

按漢志天數九黃鍾九寸九九八十一此黃鍾所以統毋也十九年為一章八十一章為一統此黃鍾之實也實者言其總數之所成也地數六林鍾六寸六六三十六乘之以十則三百六十當朞之日此林鍾之實也人數八八卦之位八佾之音之謂也太蔟八寸八八六十四應六十四卦此太蔟之實也夫天數九地數六人數八此三統本然之數也推而廣之極其數之所成則八十一章為黃鍾之實三百六旬為林鍾之實六十四卦為大蔟之

實劉歆班固論易天人道多附會牽合惟三統之實無疑議太史公論黃鍾九寸九九八十一故又云八寸七分一也與八十一章之意同也漢志權衡類以天地人為樂律之三始
蓋黃鍾為宮天之始也太蔟為商人之始也林鍾為角地之始也此即
太史公舊法也夫黃鍾為宮則林鍾徵今而曰林鍾為角乃以宮商角
為樂之三始非論相生之正也又七始說附見和聲類天地人四時也又見聲始於宮窮於角說

黃鍾律數三復而得甲子

落下閎運筭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八十一分也
以長相終律長九寸凡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長九
寸而為九十分也又加之一日之法八十一分則合為一百七十一分
也三復則合為五百一十三分也一甲子六十日也九甲子則五百四
十日校之三復之數多二十七日而已意者以九寸之律乘六十日之
數凡九六五十四而甲子復也

群書考索卷二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律門

律數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一分而積[三]三三寅九分[三]卯二十七分其實[七六]三辰八十一分十[六]

[四]四其實亥七十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三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三三而積其法也一倍而為二或一演而為四所謂倍其實五其實也○[太史公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

實三其法六者子為陽丑為陰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子一分

也三三而積則下生丑得三分是所謂三其法也一為實一則倍之而

為二故丑三分而又有二云者倍其實也丑為陰寅為陽自丑三分而

生上寅九分亦三其法也二為實而四之則為八故寅九分而又有八

云者四其實也自丑順數至亥但推此例筭法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七分皆二其法之所積也又有六萬五千五百三千六云者皆倍其實之所積也漢志曰數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三三而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即此之謂也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變一而三變三而九故曰一十百千萬本起於黃鍾之數也

生黃鍾

九陽數之極故黃鍾乃陽之長其律九寸六陰數之極故林鍾為陰之長其律六寸也太史公論黃鍾之術乃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隋志以十辰為成數以十二辰為該數以為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寸即黃鍾律之長也此二說即之脈筭法者見一生三三生九而已實如法得九寸者一為十數之實如三三而積之法以乘之則得九寸也以乘法除該積者十二為該數如三三而積之法除去其三亦九寸也

六觚筭法

六觚者周流六虛之象也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

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林曰觚角也變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筭九
枚六九五十四筭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孟康曰以四十九策成陽
六爻為乾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為周流六虛之象也夫乾
策二百一十六而六觚則二百七十一止言乾之策而不及坤之策何
也按隋志曰筭用竹廣一分長三寸正策三廉也三竒積二百一十六枚
成一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校之漢
志徑一分與二分之說不同長六寸與三寸之說不同二百七十一枚
與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之說不同是則漢志之法略隋志之法詳也要
之漢志六觚容筭二百七十一者筭徑一分故其中所容多也隋志六
觚容筭二百一十六枚者筭廣二分而三廉故其中所容少也漢志以
徑象黃鍾之律一分而長象林鍾之律六寸用此法則二百七十一筭
不能象乾策坤策之數矣隋志以觚象乾策以方象坤策觚方皆經十
二表之數見本文用此法則正策二分而三廉負策二分而四廉其長皆
不逾三寸用此法則其長其徑不能象林鍾黃鍾之數矣大抵天地有

生成之數積筭有乘除之法推而廣之一十百千萬非假觚方之筭則不可也其觚方之制竹筭長徑之數其間雖黙有自然之理足以象乾坤律吕之義苟不能推廣無窮之數而待求工於一groupBox之筭𠃔意於方觚之器取彼合此分多配寡殆非深於筭術者也

乾坤之策二篇之爻

乾一爻三十六策者陽數九四九三十六也六爻則二百一十六策也坤一爻二十四策者陰數六四六二十四也六爻則一百四十四策也合乾坤之策則共成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也又二篇之策三百六十四者此以六十四卦推演之也一卦六爻六十四卦則三百八十四爻也又乾坤之策推而演之則得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夫三百八十四爻半為陽半為陰每一半則計一百九十二爻凡一爻計三十六策則合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也陰爻一百九十二凡一爻計二十四策則合得四千六百卌八策也六千九百一十二加四千六百卌八則共成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也彼以乾坤之策乘二篇之策也乾策

老陽坤策老陰也二篇之策老陰老陽變生少陰少陽爲三百八十四爻也

天地之數大衍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數二十有五一三五七九共二十五也地數三十二四六八十共三十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兼盡一之數共爲六畫此說恐非故減之而用四十九也王弼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云演天地之數是云數之極非嘗因諸家之說而攷之易繫之文者言乎大衍之數之用次及乎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法又其次始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又其次則言乾坤之策當期之日與萬物之數故其末總提上文云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觀聖人立言之意不先言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先言大衍五十者明所主在大衍也明大衍包天地之數而非天地之數生大衍也何者天之數可名以一三五七九地之數可名以二四六八十也大衍虛一不用則不可以名求無名爲有名之宗故大衍足演天地之數也其用四十有九以生天地之數而爲天地樞故五奇五耦推而至於五十有五此天地之數自大衍而生也陽交陰交推而至於當期之日與萬物之數此乾坤之策亦自大衍而生也

注 大衍揲蓍乾策三十六爲老陽坤策二十四爲老陰乾坤之策自大衍生也此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之意也此顯道神德行所以形容虛一不用之意也虛一不用太極之道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太極生兩儀也揲之以四而象四時即兩儀生四象也注九六七八爲四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象而生八卦也此非大衍生天地之數而何苟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去其六而爲大衍之數則是天地之數演大衍非大衍之數演天

地也是兩儀生太極非太極生兩儀也惟王弼之注黙諭此意故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不曰天地之數演大衍而曰大衍之數演天地不曰所賴者五十五而曰所賴者五十明五十五之數賴五十之數以生也又曰其一不用易之太極也是亦太極生兩儀之意歟雖然王弼之言固足以知大衍之奧旨其曰四十九者數之極推此言為害理夫衍之數苟極於此則其用何以窮變化試此用數也非極數也或者以為整數亦非也唐僧一行倚大衍之數以立曆法自十百而至于千萬自千萬而至于億兆悉是道也其數何窮極之有哉一行言虛一包四十九之用即太極之説矣其演生數成數即太極生天地也其所謂揲餘策實即乾坤二篇之策也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不用其五而為大衍者何意一行則未嘗言之又以大衍之數非生於天地之數也一行猶知此意何鄭衆成姚信之不悟也一行曰兼生成數而為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者生數一二三四五共十五也成數六七八九十共四十也十五四十共五十五也故曰大衍兼生成之數為天地之數

大衍筭法

乾老陽坤老陰震坎艮三少陽巽離兌三少陰以此為次第不可

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
十而用四十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
數也左手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
三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二右手必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
扐十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乾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
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廿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交陰坤以四計
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
八為少單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
十七其不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
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於是五十之策不可增損增一損一則不可揲
之矣故王弼述天下之旨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苟謂聖人以
五行天五之故特減其五則未知不城之時當如何揲也三少者皆陽爻也三多者
皆陰爻也一少而三二多而一少三一多而二少三二少而一多三一
二多震之象也三艮之象也三兌之象也三巽之象也三多
一少而復一三一少一多而復三九六各一乾父坤母也十八各三六
多坎之象也三一小離之象也三子也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三少陽

也巽長女離中女兌少女三少陰也卦左則數右卦右則數左

九流筭法 東漢志鄭玄傳學九章筭術注云周公所作也凡有九篇一曰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傍要盈不足九鈎股與此大同小異馬援採為九章注云劉徽所作

隋志論一十百千萬之數有律度嘉量衡曆率之別所謂田疇界域二曰粟米王荆公立方田之去亦方田之意祖冲之等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程米一斛積比上則八十寸是也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稟渠一行曰法有轉分有列衰衰進退之象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祖冲之有差冪法隋志論斛冪若干斛積若干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即隋志程粟米知度量廣狹淺深之數也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豈桑洪羊均輸之意耶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一行曆法進為盈退為朒八曰方程以御雜揉正負九曰鈎股以御高深廣遠即王蕃鈎股之法也則日景之類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合有以貫之則筭數之方盡於此矣

周徑密率

隋志曰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等各設新率未臻折衷惟宋祖冲之以密法推之其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

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不足數也只少一忽正
數又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經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
圓徑七圓周二十二觀沖之之法即徑一周三徑三周九之法耳持其
討析毫釐故徑上於一而周三則有奇推而廣之徑七周二十二而約
率已加一分矣又推而廣之圓徑一百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而密率
已加十六分矣又推而廣之則盈朒所爭止於二忽而正數又在盈朒
之間此其討之詳悉一至此極隋志所謂古者周三徑一之說其術踈
舛也雖然銖銖而稱至石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過古人約法亦未容
以踈舛忽之

中數　生數　成該　法實　損益　乘除　正負　約密　朓朒

周徑　肉好　疪冪

天之中數五五在一三七九之中也地之中數六六在二四八十之中
也一生數也一至五為生數六至十為成數置一得九九與一為十也
三三而積歷十夜所得之數者成數也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尺三三而積歷十

二辰所積之數十七萬以上謂之該數也該者無不通也與積同黃鍾之法即三三而

積之謂也黃鍾之實即充其始數而至於無不該遍倍其實四其實之

謂也一變為二倍其實也二變為八四其實也益者三分而益一則得四分損者三分而損

一則得二分此上下生之法也乘者以二乘九則十八也二九十八黃鍾九寸乘之

得十八寸也三乘四乘皆然除者十八而三分除則得六也十八寸除十二寸止有六寸即黃鍾下生林鍾

也二乘而三約之即此意也正策者陽策也負策者陰策也抱陽而負

陰之義也約率者大綱也密率者細目也九流算法之極也朓者過也

與盈同朒者不及也與縮同消息盈虛進退逆順屈伸先後隨立法之

意而輕重也圓而圍之為周頤忖量之為徑體為肉孔為好不滿處為

宛包而度一為冪朓土了反朒女六反宛池彫反

群書考索卷二十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律門

律聲

律生於辰聲生於日（十日爲天爲干爲陽十二辰爲地爲支爲陰）

十二律生於十二辰此有不待辨而明者特聲生於日未易遽曉釋晉志者以爲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晉志引揚子雲之說）夫甲己者木勝土也故角爲木乙庚者金勝木也故商爲金丙辛者火勝金也故徵爲火丁壬者水勝火也故羽爲水戊癸者土勝水也故宮爲土十日生五聲五聲具五行五行相滅而後相生猶五聲相反而後相和也十日爲聲聲無形十二辰爲律律有形有形生於無形無形者復資於有形也十日居五位正位而十二辰間列其間其聲生於日

律生於辰此聲律所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又甲乙丙丁戊上五日與已庚辛壬癸下五日上下相勝自有次第猶一二三四五與六七八九十相為奇耦相生亦相成也唐一行曰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五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此言蓋得之楊子雲也班固劉歆亦曰天之中數五五為聲地之中數六六為律一行所謂天有五音地有六律亦此意也然班固必以律之形色上黃聲之次第上宮於以釋黃鍾之義恐未免牽合也

宮為五音之主與他音不同

宮為四聲綱居中則主四方為土則主四季為黃之則統律呂取數多則八十一於五常為信於五事為思此其所以為人君之象也

黃鍾為聲律之本與諸律不同

西漢志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以九約六）**又曰**黃鍾為宮則大蔟姑洗林鍾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

他律雖當其月自為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非五音之正則聲有差降高下也微忽如鄭氏分一寸而為數千也然則五聲十二律雖還相為宮亦主乎黃鍾而已

七始為正聲旋宮不同

班固權衡類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七始者天地人之始也今攷之書八音之下無所謂七始之說杜佑通典載隋鄭譯七調之說曰周有七音之律五音與變宮變徵也漢志有七始之義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也夫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此以黃鍾為正隔八而生之也是以黃鍾為十二律本之而始始得七音之正舜雖不明言其義而六律五聲八音相生則七始在其中矣樂之三始則黃鍾宮林鍾角大蔟商即三始也又南呂徵姑洗羽又應鍾為羽夷則為商者何謂已上見後五聲相生說隋志亦以黃鍾宮林鍾角太蔟商為三始

音始於宮窮於角與清濁次第不同

太史公曰音始於宮窮於角者五音隔八相生始於黃鍾之宮生徵林鍾

徵生商大蔟商生羽南呂羽生角姑洗故曰窮於角也以相生論之則窮於角
以清濁論之則宮商濁徵羽清角在清濁之中也是故相生次第宮商
角徵羽是也又嘗觀[晉志]之言曰司馬遷以宮黃鍾生角林鍾角生商大蔟商
主徵南呂徵生羽姑洗求其理用罔見通塗此乃樂之三始也與三始同

五聲所屬及清濁之說不同 律長聲濁律短聲清又玉律六孔宮商角徵羽自清至濁

[隋志]論荀勗笛律之聲以為宮商濁徵羽清惟角音得清濁之中按月
令角音屬木而為春商音屬金而為秋今而曰商聲濁次於宮聲是金
氣不清矣班志曰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蔟為人統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也是則春屬木其音角者五音之正也春屬木其音為商
者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五音相生之義也黃鍾宮律九寸太蔟商姑
洗角林鍾徵南呂羽其律皆次第而減長者聲濁短者聲清所以宮商
濁而徵羽清惟角在清濁之間也又十二律黃鍾宮聲則屬仲冬月令
五音宮聲則屬季夏蓋黃鍾之宮以十二月正位論五音之宮以五行
正位言也上音宮土王於四時其音宮亦周旋於十二律在季夏可也

在仲冬可也

冬至樂均清夏至樂均濁與本律清不同

晋志曰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夫黃鍾冬至之律律長其聲濁蕤賓夏至之律律短其聲清今乃與晋志之言相反何也蓋黃鍾之聲濁蕤賓夏至之律律短其聲清今乃與晋志之言相反何也蓋黃鍾之聲其體本濁陽氣高燥則十二均大畧皆清也蕤賓之聲其體本清陰氣重濕則十二均大畧皆濁也此蓋指十二均而言之非特指一月之律也又荀勗黃鍾笛長二尺八寸有餘至於仲呂皆不過二尺豈笛短故聲清歟蕤賓笛長三尺九寸有餘至於應鍾或過於四尺豈笛長故聲濁歟豈樂律不可以候氣之律言歟豈黃鍾至中呂而漸清蕤賓至應鍾而漸濁歟何清濁之相反也（注音宮君之象其聲濁屬季夏火音徵事之象其聲清屬夏商音濁吹於夏屬秋云云）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者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長男）姑洗為角（中男）蕤賓

為變少男林鍾為徵長女南呂為羽中女應鍾為變宮少女蓋陽律為宮則陽律以類相從而為商為角為變徵也至於徵羽變宮則變而為陰陽極不生陽而生陰也大呂為宮則夾鍾為商長女中呂為角中女林鍾為變徵少女夷則為徵長男無射為羽中男黃鍾為變宮少男蓋陰呂為宮則陰呂以類相從而為商為角為變徵也至於徵羽變宮則變而為陰陰極不生陰而生陽也其餘十律可以類推但於堂上隔一左旋按十二辰而推十二律則宮商角徵羽是也其變徵變宮則在正徵正宮之前一位是也不然以隔八相生之法推之則宮徵商羽角是其次第也其變宮變徵又自角音隔八而生自然在正宮之前一位矣宮為君徵為事則有變商為臣角為民羽為事則無變也然尚有疑焉者宮聲濁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濁而清宮律長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長而短宮位尊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尊而卑苟旋相為宮則清濁長短皆易位矣十二月更代而十二律各以所建之月為主推律致聲者抑揚高下蓋必有道焉是未可以紙上陳言推之也班志曰非黃鍾而他律自為宮者有空積忽微然則

亡始為王聲其旋宮非正矣。又黃鍾為宮有父之尊太蔟宮長男也姑洗角中男也蕤賓變徵少男也林鍾徵長女也南呂羽中女也應鍾變宮少女也大呂有母之親其陰呂三次第相應者長女中女少女也其律三次於陰呂者長男中男少男也

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生六十音六六三十六生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出晉志

一律生五音如黃鍾爲子子有五焉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是也甲子為中呂之徵中呂為宮則甲子為徵隔八左旋丙子為夾鍾之羽戊子為黃鍾之宮庚子為無射之商壬子為夷則之角掌上十二位左旋自戊子宮數起庚壬甲丙次第相推黃鍾夷則中呂夾鍾各自為宮則五子應宮商角徵羽之音矣黃鍾一位變為五音餘皆然是黃鍾一律而備五音也次至于五宮大呂至于寅位太蔟十律各以本始之律為宮次第左旋如推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則一律但變為五音而六十音之數備矣其六六三十六生三百六十音與三百六十日相周旋如錢樂之三百六十律之法而已

五聲相生不同後論二者皆隔八數法

晉志曰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求其理用周見通途

隋志又從而釋之曰黃鍾大蔟林鍾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合二志之説而求之以相生之説則宫徵商羽角即隔八之法也即太史公所謂始於宫窮於角也以天地人三統而求三始之義則宫商角徵羽也黃鍾天始為宫下生林鍾地始則為角林鍾又上生大蔟人始則為商大蔟又下生南吕即為徵南吕又上生姑洗則為羽姑洗又下應鍾則為變宫也聲以宫角商為尊故謂之三始猶律以子未寅為先故謂之三統是不可以相生之常法推之也太史公曰暦書論相生次第則曰黃鍾為宫林鍾為徵大蔟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其為律書論三始次第則黃鍾為宫林鍾為角大蔟為商南吕為徵姑洗為羽蓋律書言樂聲之始暦書論相生之法也晉志曰遷作暦書暦書言其大綱惟其言大綱而不及節目故後人推究未詳者周見通途也

十二均之制不同

十二律旋為宫宫即均也黃鍾為宫則十二律皆其所均也林鍾為宫亦然黃帝調十二律而為均者蓋取還相為宫之義後周王朴調十一

律為一均者蓋以悉主黃鍾之宮黃帝用宮王朴虛宮猶用中壓中也十二均八十四調則五聲並行其間（每一均七調十二均八十四調也）十一均八十一調則四聲共足其數（徵商羽角）大抵朴之論律以黃鍾為主故止言十一聲共足其數（徵商羽角）大抵朴之論律以黃鍾為律故止言十一聲以宮為主故止言四也（見通鑑）雖然宮為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虛宮恐不如用宮之正也十二律不可闕一則十二均亦然王朴虛宮而為十一均是十二律亦可闕一也尚曰可闕則宮音分主於四時而主季夏是矣何必復為仲冬之律即普隋代萬寶常作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始而為一千八百聲此蓋本之黃帝之法也于時樂工鄭譯作五均七均之樂寶常聽之以為亡國之音甚至於垂泣其驗可知矣鄭譯七均掇七始之義曾不知黃鍾為宮相應故謂之七始非樂均還相為宮止於七律也（以上事見通典）

十二笛長短之制不同上者荀勖所作下者梁武所作

黃鍾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用四角律下同下徵林鍾）○三尺八寸（見隋音樂志下同）

大呂笛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下徵夷則○三尺六寸
大簇笛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下徵南呂○三尺四寸
夾鍾笛長二尺四寸下徵無射○三尺二寸
姑洗笛長二尺三寸三分三釐下徵應鍾○三尺一寸
中呂笛長二尺一寸○二尺九寸
蕤賓笛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用八角律下徵大呂○二尺八寸
林鍾笛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用八角律下徵太簇○二尺七寸
夷則笛長三尺六寸下徵夾鍾○二尺六寸
南呂笛長二尺三寸七分下徵姑洗○二尺五寸
無射笛長三尺二寸下徵中呂○二尺四寸
應鍾笛長三尺九寸六釐下徵蕤賓○二尺三寸

荀勖梁武帝二笛之制長短不同勖以角律之長或四角八角之數制笛也武帝以十二律之長短而乘之也故武帝之笛自黃鍾三尺八寸至應鍾二尺三寸皆自長而漸短猶十二律管之制也勖之笛自黃鍾

二尺一寸則皆短自蕤賓三尺九寸至應鍾三尺九寸餘則皆長長則聲濁短則聲清黃鍾為宮其笛反短其聲反清何也蕤賓為變徵其笛反長其聲反濁又何也其是非未易遽辨而梁武笛制見隋音樂志不甚詳備荀勖笛制見隋律曆志其制甚悉姑紀其說以待知者

荀勖笛律之制

黃鍾之律長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太蔟八寸夾鍾七寸四分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七分蕤賓重上生故六寸三分林鍾六寸夷則五寸六分南呂五寸三分無射五寸餘應鍾四寸五分此十二律長短之大畧也其毫釐秒忽則未計也黃鍾為宮則姑洗為之角大呂為宮則中呂為之角自宮律本位左旋第五位則角律也以隔八相生常法推之即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也十二律旋相為宮其法皆然荀勖制笛則用四角律如制黃鍾之笛則用姑洗角律也姑洗用七寸一分分四姑洗之律則四七二十八為二尺八又零一分得四分故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也如制大呂之笛則用中呂角律中呂長六寸七分

也四中吕之律則四六二十四為二尺四寸又零七分為二寸八分故
大吕之笛長二尺六寸八分也惟類而言餘可知矣惟蕤賓林鍾用八
角律惟應鍾為變宮於四角律又四分益一餘皆四角律也其制笛必
用角律以付長短者何也相為笛體中聲上異宮商之濁下異徵羽之
清以角得清濁之中也短者四之長者八之又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
循諸掌上而左旋正宮居本位自宮隔一而為商自商隔一則為角自角隔一則為變徵變徵之次則正徵也自正徵復隔
一而為羽自羽隔一而為變宮變宮之次則正宮也今其制笛孔之法則循諸掌而左旋第一孔正宮也第二孔變
宮也第三孔為羽第四孔為徵第五孔為變徵笛體中聲角也笛後出
孔商也黃鍾為宮則林鍾為下徵也又下徵之調則林鍾為宮餘亦以
此相從也其餘制笛孔之法以角律之長自宮孔下次第變之具有條理詳見隋志注釋宮音土其數八十一
季夏商音金其數八十二秋角音木其數六十四春徵音火其數五十四
夏羽音火其數四十八冬皆自宮上下損益隔八以生之也凡聲尊卑
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故觀其數之多少
律之長短則聲之清濁五行亦可知也荀勉十二笛雖法度嚴然其黃

鍾大呂之笛短蕤賓林鍾之笛長誠未詳所謂似不如梁武制笛自黄鍾之長至應鍾漸短近吹候之法

五聲諧八音

書曰律知聲八音克諧夫六律和五聲見於相生相爲官相爲清濁鄉之所論者備矣惟五聲諧八音諸志言之不詳攷班志曰聲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諧八音土曰塤師古曰燒爲之其形銳上而平底六孔吹之匏曰笙師古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革曰鼓竹曰管孟康曰漆竹長尺六孔古有白玉琯絲曰絃石曰磬形如曲尺所謂磬折也金曰鐘木曰柷狀桶桶中有椎左右擊之此特言其制而不言其諧之之義註補通典曰八音者八卦之音卦各有風謂之八風一曰乾之音石其風不周二曰坎之音革其風廣莫三曰艮之音匏其風條四曰震之音竹其風明庶五曰巽之音木其風清明六曰離之音絲其風景七曰坤之音土其風涼八曰兌之音金其風閶闔是豈班志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十二律定之謂歟必以乾爲石者取乾爲金玉剛健之象也坎爲革者取坎不周流圓轉之義也艮爲匏者取艮始終條達萬物

之意也震為竹者震為蒼筤竹也巽為木者説卦以巽為木也離為絲者火氣明暢也坤為土者坤乃地之象也兌為金者兌之屬秋金也是知八音之器雖取象於八卦非假五聲六律之和按其疾徐清濁之節不可也聲無形而成於有形音雖八而綱維之要不過於五此五聲所以諧八音諸志所以詳於論五聲而畧於論八音也晉志曰聲以情質律以聲和聲律相叶而八音諧是謂五樂其此之謂歟（五聲之樂也以此見樂音不出於五聲）

八風

不周廣莫條（一名融）明庶清景涼閶次第回（自西北乾亥位左旋至正西兌酉位）○西北亥位不周風○正北子位廣莫風○東北寅位條風○正東卯位明庶風○東南巳位清明風○正南午位景風○西南申位涼風○正西酉位閶闔風

律呂相生

黃林太蔟順而數南呂姑應皆有序蕤賓之後生大夷夾鍾無射及中

呂

十二鍾

虞氏作樂必諧八音八音之金則鍾也周大司樂有圜鍾夾鍾也有函鍾林鍾也周官鳧氏為鍾論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不知何自而辨其厚薄清濁侈弇之度也耶昔周景王鑄無射鍾問律於伶州鳩對以律者所以立均出度然則論鍾必本於律明矣梁武帝驗前三鍾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以吹以南呂之笛則知其宋張永所鑿驗之清廟之銘則知其東[illegible]漢之音唐貞觀初張文收吹笛以調啞鍾肅宗時親定鍾磬之制而皆驗之律是知古人論樂必謂之鍾律而十二律以鍾名者四取其名義之貫通也然通典所載鳧氏為鍾以十二律制為十二鍾子聲之鍾則半於正聲正聲之鍾則倍於子聲今攷之周官攷工記無鳧氏即為鍾以律計自倍半之說又云先儒釋倍聲有二義其一云黃鍾之管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其二云半相生之法而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謂之子聲子聲之鍾十二正聲之鍾十二合

二十四鍾通於二神迭為五聲合為六十聲即為六十律此必周禮疏中語

無射鍾

梁武帝自謂毀前三鍾是景王時所鑄無射鍾按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景王鑄無射鍾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作樂器以鍾之窕則不感𢖍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𢖍矣王心弗堪然景王所鑄無射已不合權度矣後人區區求合於此而梁武方矜其吹笛今聲何以哉

律度

周所起

史記夏禹身為度禮記丈夫布手為尺周官璧羨以起度璧長尺以起度也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淮南子秋分而禾秒定劃禾穗芒也十二劃當一粟當一寸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筭術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餘闕曰分音自三微所成音意即毫釐秒忽也惟漢志以為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

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末代較量每有不同今畧記諸代尺度一十五等并同異之說並見隋志

周尺古尺也 晉荀勖依周禮制此尺謂之晉前尺杜夔之尺長於古四方勖去四方以從古也王莽劉歆斛尺後漢建武銅尺祖沖之銅尺即與晉太始中荀勖所校者同隋志以此尺為準而校隋代之尺也

晉田父玉尺亦古尺也 世說稱田父掘地得此尺荀勖以校已所造者皆短一黍阮咸所以譏勖尺短故律聲悲也此古二尺已自不同梁法尺比荀勖尺加七氂與田父尺同

梁表尺 蕭吉云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景隋志又云此即祖桓所造銅圭表影者也宋朝太宗祕畧中有表年之制即表尺耳加荀勖尺二分二氂二毫

漢官尺 漢章帝時奚景於伶道縣舜祠下得王律度為此尺加荀勖三分三毫晉時於始平掘地得古銅尺荀勖以校已所造尺短校四分是知古銅尺與漢官尺同至此乃知阮咸言是

魏尺 即杜夔所造者荀勖云其四分者也

晉後尺 江東所用者加荀免尺六分二氂

後魏前尺 加荀勖尺二寸七氂

中尺 加荀勖尺二寸二分一釐

後尺 即隋開皇官尺後周尺也官尺即鐵尺也加荀勖尺二寸八分一釐

前後魏尺 魏元延明累黍而為者加荀勖尺五寸八毫隋志曰魏永平中公孫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劉芳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校縫以取一分太和中高祖從劉芳攡

蔡邕銅籥尺 加荀勖尺一寸五分八釐相承以銅籥一以銀錯題其銘曰籥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祖孝孫云相傳是蔡邕銅籥也後周武帝得古玉斗造五尺改元天和與邕銅籥同

宋氏尺 宋代人間所用者加荀勖尺六分四釐錢樂之渾儀尺後周分尺亦與此同

隋開皇水尺 萬寶常所造加荀勖尺一寸八分六釐言并造律當黃鍾之羽蕤水故曰水尺也

雜尺 劉曜渾儀水土圭尺也加荀勖一寸五分

梁朝俗間尺 加荀勖尺一寸七分一釐

右尺十五端隋志以荀勖所造前尺與周尺同故以校諸代之尺有加無減如晉田父尺則加七釐梁表尺則加二分有餘漢官尺則加三分有餘魏尺則加四分有餘與夫蔡邕銅籥尺錢樂之渾儀尺後周玉尺鐵尺之屬所加至於二分有餘是則古人之尺短於後而後人之尺漸

長於前也豈非黍有小大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歟漢志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寸分為黃鍾之長今晉志所載公孫崇以為累黍之長劉芳以為累黍之廣元正以為取二黍之間紛紛無定論豈非黍有小大之異也邪隋志以荀勗所造前尺與周尺合符遂以校諸代之尺言則然矣然阮咸嘗譏荀勗所造鍾律聲高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荀勗所造四分是又未可以荀勗所造獨是以諸代所造皆非也夫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制樂律之度雖有成法至於人聲抑揚暗合律呂人心揣摩暗合權度不可執一定之器以為據也晉志曰古者調律出於耳聽後世則據尺度而為之適易差耳

荀勗駮杜夔之尺阮咸駮荀勗之尺

魏杜夔制尺以調律荀勗以其長於古制乃依周禮更制律呂之尺及得汲冢玉律與勗尺暗合而夔之尺果長四分勗既造鍾律時人稱其精密惟阮咸譏其聲高哀思及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果長於勗尺四分辨祠下玉律即漢官尺也與始平尺同夫勗以夔之尺長而損四分汲冢之玉律遂與勗

之尺同咸以勉以尺短而加四分始平銅尺[舜]祠玉律遂與咸之說合
縱一時所制有同異而汲冢始平亦自為同異耶意者同律度謹權度
古者聖人之所致意後世庸君之所忽慢故京師諸夏律度不同南風
北俗權度不一用諸代間者既無定法得諸地中者亦復異同也凡欲
審度制器推律攷聲必先得古人耳聽心會之法然後可耳區區然止
據尺度以為之恐未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荀勖所制[晉]前尺銘曰
[晉]太始十年中書攷古器揆校今尺（杜夔尺也）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
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二律恐即汲冢所得者）三曰京西銅望臬（臬表也恐與表尺同）
四曰錯望臬（以鍮錯顯之也）五曰銅斛（王莽所制）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與此尺同）
其制非不詳審其銘非不周複猶未免阮咸之誚豈非汲冢所得玉律
乃[魏襄王]所制未能盡合古制者耶不然春秋以來權度已正夫子不
必發謹權度之語矣。論深衣制度者有[周]尺指尺之辨今世江之南
與淮之北其尺亦不同周景王鑄無射鍾已為伶州鳩所議而[梁武]方
吹由而求與之合亦猶[魏襄]時玉律未必合權度而荀勖方制尺而冀

與符合也阮咸譏勖以尺制律聲高哀思及得始平銅尺校勖果長四分作晉志之史臣乃曰勖推百代之法可謂審切信而有證矣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又是勖而非咸矣晉隋志皆唐人之所撰也隋志既以勖尺為正而校諸代之法故晉志亦是勖而非咸也苟以汲冢之古尺為是則始平地中古銅尺又焉知其非是耶

律量

以尺制龠

班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自合而下皆自十而升之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為合（兩龠之所有也）夫黃鍾之龠容秬黍千二百粒今觀隋志所載歷代尺度以晉前尺制黃鍾之龠謂之晉前尺云者與漢周七品之尺同即荀勖所校制者也其曰是龠容秬黍八百餘粒是與漢志所謂容千二百粒之說不同矣尺既與周漢同而所制律龠不同者何耶荀勖謂之同而其實未必同也又自梁法尺而下至于後周後魏東魏之尺用以制黃鍾之龠自容八百餘粒至于容二千八百餘粒意者古之尺度

短至梁法尺而下漸長故以之制律龠量亦自少而漸大也下至權衡亦然（見權衡）隋志又曰梁表尺制律黃鍾其長短及圓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者皆由作者旁庛其腹使盈虛耳苟如此言則多寡相生何至有八百餘粒二千餘粒之間耶惟尺之度短長相去遠甚故律龠之小大相去亦倍差明矣然黃鍾之龠其聲尚宮宮聲沉厚渾濁古之尺度既短則以之制律必小度短律小其聲必清何以允合宮聲之洪大耶後世尺度既長則以之制律必大度長律大其聲必濁又何不中宮聲之洪大耶（阮咸譏勖制律聲高哀思是也）蓋黃帝使伶倫斷三寸九分之竹而吹之得黃鍾之宮謂之含少是知宮聲中度初不在乎律之過長大與聲之過洪濁也後世不察此意增損律度而求合宮商耳聽心會之法不審校短量長之法過詳此其所以戛戛乎不合也

古斛之制不同（斛之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如飲酒至數斗而不能亂又有一飯斗粟是也）

周禮㮚氏為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鄭元注曰鬴六斗四升也豆區釜皆自四而登之十鬴為鍾班志曰十斗為斛其法用銅

方尺而圓其外鄭元以為方尺而積千寸祖冲之以筭法效之方尺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餘其鬴為斛其名則異其實則同皆方尺而圓其外也鄭元祖冲之皆以為是古斛之制也然其圓方深徑則同一云容六斗四升一云容十斗何也一云其積千寸一云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餘又何也按班志所謂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庣焉顏師古謂庣為不滿之處又按隋志祖冲之所謂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有奇而深尺此必旁庣與減旁有淺深小大之間故積寸有多寡之異也隋志曰黃鍾律黍容或多或少者田旁庣其腹故有盈虛此之謂也然鬴與斛皆方尺而圓其外凡有十斗與六斗四升之異雖云旁庣不能相去如是之遠也豈尺度所制有不同耶豈深尺與方尺其間邪梁氏云鬴中之實其重一鈞三十斤也班氏云其重二鈞孟康云一鈞重三十斤計一萬五百二十餘正與正文備氣物之始萬有五百二十説合則知正文誤作二字耳隋志亦作二字皆誤也

積實為寸為圭杪撮升斛大小多寡之説不同

鄭元以斛方尺積千尺者方尺而深一寸則以十乘之積一百寸也方

尺而深一尺以十乘之則積一千寸也隋志九章商功之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程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程麻菽粟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精粗小大不等故也又孫子筭術曰六粟為圭十圭為秒十秒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應劭曰四圭為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又審度類孫子以十忽為秒（秒禾穗芒也）夫圭一也或以六粟為圭或以六十四黍為圭撮一也或以十秒為撮或以四圭為撮秒一也孫子既謂十圭為秒又曰為圭之說相去遠甚姑以孫子六粟之言為據可也又王莽斛小而尺短魏斛大而尺長後周王升大於官斗（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餘）開皇一升倍古升之三（以古斗三升為一斗大業初復依古斗）又以見古之斗斛狹而後之斗斛寬也觀班志論斛之制方尺而深尺遂能容十斗之實其小狹可知矣吁審度嘉量非惟論者之言不一而古今制器亦自有大小不齊之間也

斛銘

㮚氏之鬴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

一器維則釋者以時文為是文德之君恐不然禮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此文與時文同班志自量者龠合升
斗斛而下至於左升右合龠狀似爵上三十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
一右二陰陽之象其重一鈞聲中黃鐘等語註以銅為之故有聲也即漢劉歆王
莽之斛銘也隋志後周武帝王升有銘荀勉之前尺張衡之土圭皆有
銘以紀時日制度小大長短之義使後人有考焉耳是故制器尚象古
人非苟為也況度量權衡將以一天下同風俗式苟不知是理而徒後
大其辭以制度考文之事矜示後世又非聖人之本意也嘗觀隋志所
載王莽銅權之銘曰黃帝初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歲在大
梁龍集以戊真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
衡稽當前人歲在巳巳歲次實沈初頒天下萬國咸遵子子孫孫享傳
萬年此其銘文也夫㮚氏嘉量之銘數語而足莽之銘何其云云不已
耶其意未必欲一天下同風俗姑欲矜大其祖黃帝虞舜之事也班志
採劉歆斛銘以備律嘉量之數所謂參天兩地左陽右陰等語雖得制
器尚象之意觀其出辭氣大似矜夸故班固曰删其偽辭取其正義著

于篇也僞辭既刪猶有誇大之語使僞辭未刪之前則斛銘與銅權之銘等耳

律權衡

律權衡　漢志言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皆起於黃鍾之數之宮之長之龠之重及其論五則止曰律量度權衡而聲數不與者聲與律通數與律偕也夫五則五物也今而曰律度量權衡準繩則七矣準平繩直皆自衡而生故權衡合德準繩連體也規矩準繩皆自衡而生則知持平之義無往而不通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古有黍絫（七黍為絫十絫為銖）環鈞鋝鎰之目後代差變其詳未聞漢志曰千二百黍重十二銖是一銖重一百黍也應劭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黍正此意也兩黃鍾之律重故一兩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漢志與今皆同惟權之為制今古不同漢志曰五權之制圜而環之令肉倍好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注曰為鍾之形如環也體為肉孔為好　之權不然

也隋志曰石勒獲圓石狀如水碓銘曰權石乃王莽所制與班志所謂如環之狀果同乎此不足多論惟齊以古秤一斤八兩為一斤周秤四兩當古四兩半開皇以秤三斤為一斤是後之權衡亦倍於古也律度之長嘉量之大權衡之重後世皆有加於前惟上之政治下之習俗不能勝古人耳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續集